

城市印象

大桥下面

■赵利辉

南京最富浪漫气息的地方要数秦淮河。其源出溧水，西流至南京市东南，打通济门进去，从水西门流出，横贯了城市的西南角。河为秦时所开，故名秦淮河。近三十年前我因工作第一次到南京，就去夫子庙看热闹。那时十里秦淮，河水不甚丰盈，颜色亦不能用碧波来形容；朱自清笔下的桨声灯影、画舫快艇，都不曾遇见，未免沮丧极了。印象深刻的是牌楼上“天下文枢”四个大字，环肥燕瘦，宣示这是一座文学之都。

我快快回到长江大桥下的工地，碰见同宿舍的船工老张。他说：“小老弟逛庙会去啦？”我说：“嗯呐。”我们来自不同的省份，在这座城市里一起工作，相处甚得。老张是安徽人，开柴油机运砂船；我是工地上的技术员。南京的夏天热极了，歇工时，我们就跑到长江边游泳，或是聚在大桥下乘凉。老张会吹长笛，总吹一首曲子，旋律欢快，说是他们家乡戏里的；吹到响亮处，笛声常被铁桥上驶过的火车的隆隆声淹没。待火车过了江，他再吹时，我们就摆手，齐声喊：“扫兴，扫兴，还是散了把。”

晚上，大桥旁边铁皮屋宿舍里不那么热了，我就着桅灯念闲书：“话说南京城里，每年四月半后，秦淮景致渐渐好了……到天色晚了，每船两盏明角灯，一来一往，映在河里，上下明亮……夜夜笙歌不觉。”在这不觉中，我的眼皮开始打

架，便呼呼睡去。第二天，在工地上挥汗如雨，早把那“夜夜笙歌”忘了。老张记性好，听我念过几回，记住了。第二年春将尽时，他忽然提醒我：“技术员咋不去逛了？夫子庙的柳树兴许都抽条啦。”我说：“好呀！”

那一年春，雨多。雨点子不大，密密打在秦淮河上，泛起的涟漪一圈圈，扩到两岸的河房旁。河水涨了上来，有了载力，河面上新添了画舫和游艇。柳树果然已经抽了条，一树桃花盛开在乌衣巷口，附近的媚香楼也开张了。我在媚香楼买了本《桃花扇》，急匆匆赶回大桥下面。我想和老张商量商量，不如一起去撑画舫，能挣些外快。老张却不在工地，托工友留话说去运一船砂子，过两天回来。

老张这一去就是半月多，错过了大好机会。他回来时，运砂船上多了个人，是他闺女，叫喜妹。领导让我安排她在工地厨房帮厨。老张成天默不作声，我问喜妹才得知，她母亲得了重病，医治要花许多钱。大家都很同情父女俩。我看闲书，读到这几句：“行到那旧院门，何用轻敲，也不怕小犬哐哐。无非是枯井颓巢，不过些砖苔砌草。手种的花条柳梢，尽意儿采樵，这黑灰是谁家厨灶？”“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，旧红板没一条。秋水长天人过少，冷清清的落照，剩一树柳弯腰。”我不敢念出来。

喜妹那时有十七岁了，衣服领口总是嫌紧，扣不上，前襟后片只齐到腰。袖子挽着，洗

菜时露出粗胳膊。她腿长，走路快，吃饭快，从不跟其他男人讲话。一次，她向我借书，说她还考一次大学哩。我没有课本，只能借给她闲书。她好奇问我，闲书和盖大楼有啥子关系？给我问愣了。但不久，我就挣回了面子。在新的大楼选址前，我建议单位避开城市中的古建，这样既不和考古队扯皮，耽误工程工期，又能保护城市文化，得到政府的支持。我的建议获得了领导的肯定。很快，我就成了工地上的“文化名人”。喜妹再刨根问底时，我含糊说某处恐怕是曹雪芹的家——但其实只是近代的建筑。她对我简直佩服极了，一天夜里，约我到大桥下面：“要不，你给我改个名字吧，我这个妹字，听起来可土了。”我想了想说：“改成妩媚的媚吧，等你满十八岁办身份证时，叫民警改成这个字。读音还是跟喜妹一样，你做的饭好吃，永远是我们的好妹妹。”喜妹说：“嗯，我记住了。”后半夜，老张还在大桥下面吹笛子，笛声欢快，吹得长江的波浪整夜里涌动。唉，他许是偷听了我和喜妹的谈话，又或是喜妹告诉了父亲改名字的事。

到了年底，大楼胜利竣工，单位召开了表彰大会。结束后，老张来找我：“你现在得志了，瞧不起俺老张了，可喜妹抱着你送的《红楼梦》，常常掉眼泪。”他第一次发了怒，并朝我的脚下吐了口水，以示绝交。那一晚，大桥下面，我没有听到老张的笛声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先是被大桥上隆隆的火车声吵

醒，过后，忽然听到熟悉而欢快的笛声，远远近近，飘飘渺渺。我忙推门出去，看见江面上一艘运砂船正缓缓驶过大桥下面。船头立着喜妹，她已能代替父亲驾驶那艘老旧的柴油机船了。老张坐在船尾，横吹着手中的长笛，江风扯开白褂子，

展露出他的胸膛。父女俩就这样离开了南京城。不久，我也离开了，告别了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。

许多年后，我从收音机里，听到了老张头吹奏的那首曲子。那是南戏里的调调，曲牌叫作《相见欢》。



奔腾 李昊天摄

闲思随笔

■马海霞

有一天下午，我刚想躺着眯一会儿，就听见有人按门铃。我通过猫眼一瞅，是上午刚认识的住在二楼的大妈。当时我取快递回来，正好碰见二楼东户的男主人陪着大妈上楼。我走在他们后面，听儿子对母亲说：“您就安心在这里住，您养我小，我就得养您老。想吃啥跟我讲，我给您买。”

没想大妈是懂礼数之人，刚搬来儿子家，就来拜访邻居。我忙打开门，将大妈让了进来。大妈把拿在手里的一盒喜糖递给我，我赶忙摆手：“我减肥，不敢吃糖。”大妈便将糖放到茶几上，说：“给小孩吃。”我心想，现在有几个家长让孩子吃糖呀，都怕长蛀牙。但这

话我咽下去了，再说就太不给大妈面子了。

大妈不善言谈，我问一句，她答一句——和大妈聊了聊天气、问吃饭了没，便没了话题。好在大妈只坐了两分钟便起身走了。

大妈走后，我心中大为不悦，这老太太也太抠门了，把家人不吃的喜糖拿来送人，真亏她想得出。想着想着，我顺手把喜糖扔进了垃圾箱。

没过半小时，大妈又敲我家门。我从猫眼一看，她手里又拎了一盒喜糖，估计她把我家当垃圾箱了，不把陈年喜糖扔完不算完。这次我没给她开门，假装家里没人。不一会儿，她儿子撵来了，拉着大妈回家。大妈站着不走，儿子说：“娘，您敲门敲了一路了，大家都上班，家里没有人，咱回家哈。”

顿时，我感到这一幕是多么熟悉啊。我父亲晚年糊涂了后，也是爱往外跑。一次他手里拿着一把草站在王二叔家门口，王二叔家住临街房，从门缝里肯定看到了父亲，却不给他开门，怕糊涂父亲坐他家不走。那天，天空下着小雨，我下班看到了呆立在王二叔家门口的父亲，也不知他站了多久，衣服都湿了。

我走到父亲面前，问他在哪里干吗？父亲举着手里的草说：“我给你二叔送药，这个治眼病。”

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都是近处的事情容易遗忘，过去的事情反而印象深刻。父亲彼时的记忆里都是陈年往事，王二叔小时患有眼疾，父亲糊涂了也不忘给他寻“灵丹妙药”。

父亲这份心意，王二叔根

本不知道，或许知道了也觉得父亲是糊涂人做糊涂事。但我每每想起这件事，都会心疼父亲、理解和父亲相似的人。

记忆闪过，我已经湿了眼眶，忙开门，将大妈请进屋内。她已经忘了刚才给我糖果的事儿，又给我一盒。我接过来，取出一颗花生酥剥开放进嘴里，也给大妈一颗糖果；大妈不吃，把糖果又塞进我口袋里。大妈儿子笑着说：“小时候，亲朋结婚的喜糖，俺娘拿回家只让我和妹妹每人吃一块，剩下的都分给邻居家的小孩子。一块糖果在那个年代可是稀罕物，俺娘得了阿尔茨海默病，现在在她的思维还停留在那个年代，还把糖果当宝，看到糖就想往外送。家里有几盒喜糖，时间久了没人吃，我放厨子里，忘了扔了，俺娘看到了，偷拿出来送

给邻居，希望您不要见怪，她是好心。”

小时候对糖果的渴望，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。不过如今生活富裕了，很多人更加注意保持身材和健康，谈糖色变，很少有人拿糖果送人了，我这才误会了大妈。想起之前内心对大妈颇有微词，我不禁汗颜。

送走大妈后，我去超市购买了一兜糖果，给大妈送去，让她也高兴一下。等大妈再敲我家门送糖果，我便开心留下，然后再把糖果送回她家，让糖果循环使用。我把大妈糖果“拜访”的事情发到了业主群，大家纷纷支持我，并且也要积极配合大妈“糖来糖往”。

“敲门”的糖果，虽时过境迁，却依然深藏着人性的温暖和善良。

“敲门”的糖果